

陈代湘 著



百年国学大变局

用纪事文学的手法讲述近代国学历史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教育出版社

《百年国学大变局》运用文学的手法，生动地叙述了诸如今文与古文运动、国粹运动、甲骨文、敦煌学、孔教运动、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等国学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勾勒了近代国学的兴衰沉浮。

《百年国学大变局》也力求重现章太炎、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黄侃、蔡元培、刘师培、辜鸿铭、胡适、顾颉刚、梁漱溟、陈寅恪等国学大师栩栩如生的群像，展示近代国学大师们令人景仰的学术活动和特立独行的人生。



百年国学大变局

吉林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383-5919-0



9 787538 359190 >

定价：26.00 元

百年国学大变局

用纪事文学的手法讲述近代国学历史

陈代湘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国学大变局 / 陈代湘著. —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383-5919-0

I. ①百... II. ①陈... III. ①国学—研究 IV. ①Z12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3849 号

百年国学大变局

作 者 陈代湘
出版人 王 新
责任编辑 孙宇红 庞 博
封面设计 王久柱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吉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教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同志街 1991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888900
发行科: 0431-86888935、86888800
网 址 www.jlph.com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3-5919-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888900

目 录



- 第一回 广雅书院惊天奇论
万木草堂动地潮音 (1)
- 第二回 康有为桂林论董学
梁启超京师识异人 (10)
- 第三回 妙笔生花启超名噪
牛刀初试太炎遭嫉 (21)
- 第四回 章太炎被逐讯总督
王国维题扇遇知音 (29)
- 第五回 小屯村甲骨惊天下
莫高窟经卷泣学人 (39)
- 第六回 梁启超赠诗酬知己
章太炎挥泪谢本师 (49)
- 第七回 纪明亡东游一学士
倡国粹排满二健将 (58)
- 第八回 铁槛内外陶铸国魂
黄海东西讲存国学 (67)
- 第九回 宴樱园师培倒背经
窥私情太炎正告友 (77)
- 第十回 哭笔冢学究怀旧制
谒金佛公子尽孝心 (86)



第十一回	弃前嫌义救读书种 续姻缘情结美才女 (95)
第十二回	黄季刚冒险侍恩师 章太炎题墓论古学 (104)
第十三回	宣孔教官员承大祭 讨逆酋志士拒重金 (113)
第十四回	康有为游湖悲往事 蔡元培礼贤开新风 (123)
第十五回	刘师培病笃收高徒 黄季刚率性谏时彦 (133)
第十六回	截断众流险生不测 整理国故渐起风潮 (143)
第十七回	胡适之病考红楼梦 顾颉刚勇揭古史辨 (152)
第十八回	国学门聚群星闪耀 新儒家启数代传人 (162)
第十九回	大内档案流离散劫 风尘逸士酸语村言 (173)
第二十回	众同人筹办国学院 四大师雅集清华园 (182)
第二十一回	妙惊四座名师授课 痛彻五脏贤哲暴亡 (192)
第二十二回	人间词悲词词化泪 贺寿联惊联联成讖 (201)

第一回

广雅书院惊天奇论 万木草堂动地潮音

春风吹过，广雅书院里的木棉花全部开放了，硕大火红的花朵缀满枝头，像一株株火树在燃烧，热情奔放，生机勃勃。

廖平在花树间徜徉，顿感精神振奋，豪情勃兴。难怪木棉又叫英雄树，因为它会激发人的英雄豪气。

廖平一边赏花，一边等人。他不会想到，他今天跟这个人会晤，将触发一桩火山大爆发般的历史事件，他廖平仿佛是一支火箭，射进一桶火药中，将引发一场震惊朝野的大爆炸。

他要会见的这个人，就是后来在思想界吹起飓风，在政治界掀起狂澜的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不过，当时的康有为还只是一介寒儒，三十多岁了连个举人都没考上。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他是一个“怪人”，也是一个“狂人”，他的“怪”和“狂”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他青年时期读书极其用功，19岁开始跟从同县大儒朱次琦学习，经、史、子、集无所不窥。朱次琦是韩愈的铁杆粉丝，尤其欣赏他的《原道》一文。康有为却在一次讨论中尖锐批判韩愈，认为韩愈只不过会写几句酸文，实际上是道术浅薄，浪得大名。如此攻击老师心目中的偶像，朱老师怎么受得了？连声斥责道：“狂妄，狂妄！”同学们也怪他出言不逊。康有为无语。于是，他合起书来，闭目静坐，冥思苦想，忽然看见天地万物和自己融为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已达圣人境界，欣喜之余，仰天大笑。一转念想到苍生困苦，生灵涂炭，又伤心痛哭。就这样歌哭无常，旁若无人。同学们都以为他脑子有病，发了疯。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西樵山人，人称康南海先生。

他干脆就离开学堂，到西樵山隐居，日夜俯仰于泉岩洞瀑之间，披发长啸，时而仰天大笑，时而放声痛哭，真个有点走火入魔了。幸好遇见来游西樵山的翰林张鼎华，两人作长夜之谈，康有为从张翰林口中得悉京师风气，国朝掌故，于是走出西樵山，立志干一番大事。



广雅书院，位于广州西村，1888年由张之洞创办。1935年改为广雅中学。

江南制造局30年总销售数的四分之一。可见康有为对西学求知欲之强，也可看出他行事的“疯”劲。

康有为本名康祖诒，但是，他却有一个狂到极点的号：“长素”。长素是什么意思呢？长素就是长于“素王”的意思。古人认为孔子有帝王之德，应该为王，但却没有帝王之位，实际上没有称王，所以被封为“素王”。康有为自比于孔子，认为自己比孔子还厉害，所以叫“长素”。弟子们称他为教主，南海圣人，他也不脸红心跳，干脆把几个大弟子都一一封了号：陈千秋是“超回”（超过颜回），梁启超为“轶赐”（赐即子贡，轶是超车的意），麦孟华为“驾孟”（凌驾孟子之上），曹泰为“越伋”（伋即子思），韩文举为“乘参”（参指曾参，乘是骑的意思）。

康有为虽然当时还只是一介寒儒，但是在士人中却已有了一点名气，原因是两年前他乡试落第，却以布衣身份向清帝上万言书，痛陈危机，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当时，京师之人大都以他为病狂，因为按清廷的规矩，布衣是不能向皇帝上书的，弄不好还要被扣上“诱言乱政”、大逆不道的罪名。康有为以大无畏的精神，毅然上书，毫无心理障碍。他的上书虽然遭到守旧大臣的多方阻挠而未能上达帝听，但他的大胆行动在爱国士民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廖先生，您的客人来了。”

康有为读书和做事有一股子“狠劲”。他每天早上抱一堆书，往桌上一放，拿一把锋利无比的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子穿透几本书，当天就要读完几本，每天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由于坐的时间太长，臀部坐起了“核刺”，割治两次不愈，疮水淋漓。25岁那年，他经过上海，一下子就购买了江南制造局译印的西书3000册，是江南

门房领进两位 30 岁出头的男子。为首一人，身材颀长，留着一部黑胡须，目光炯炯射人，廖平猜到他就是康有为。康有为性格极其豪爽，对着廖平长长地作了个揖，然后就像老朋友见面似的哈哈大笑，笑完之后，自我介绍。又把同来的黄季度也作了介绍。

“康先生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呀！”廖平寒暄道。

康有为笑着说：“您这可不是蓬荜哟，这是金碧辉煌的有名书院。”又转过话锋，问道：“廖先生在广州住得还习惯么？”

廖平答道：“习惯。”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已来广州的广雅书院住了半年。这次他是受张之洞电召，来广州参加《国朝十三经疏》的编纂工作。张之洞是他最感激的老师，对他有知遇之恩，对这位恩师，他是无话不听。想当年，廖平在参加四川院试时，因为试卷开头不符合八股文的格式，考官只看了开头，就弃置一边。当时张之洞是主考官，在检查落卷时，发现廖平才华横溢，破题新颖，于是，把他从落选者中拔为第一。这也可见科举考试的主观随意性，不同的考官可以对一份试卷做出完全相反的判定，而这种判定又往往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不过，张之洞的确是独具慧眼。廖平是难得的饱学之士，从小酷爱读书。据说小时候廖平曾辍学帮助父兄开茶馆，有一次，在给一位客人续茶水时，不小心溅湿了客人的衣服，遭到客人的一顿辱骂。在别人，恐怕也算不了什么，但廖平却感到像用锥子在扎他的心，于是，他在木牌上写下“我要读书”四个大字，离家而去。后来，父亲和三个哥哥四处寻找，才在一座寺院的墙角找到正在那里专心读书的廖平。哥哥们深受感动，请求父亲让弟弟继续读书。自此之后，廖平读书争分夺秒。16岁，他就与同县的一位女子结婚，每次陪妻子回娘家时，他总是先大步疾奔，待与妻子拉开一段距离后，就坐在路边，掏出书来读。等妻子赶上，他又向前疾走，拉开距离后又坐下来读书。

如此嗜书如命，功夫不负苦心人，廖平学问极其广博，三十多岁撰写的《今古学考》，被一代经学宗师俞樾赞为“不刊之作”。就在来广州的前一年，他又在京师中了进士。可以说，此时的廖平，无论在学术地位还是仕途功名上，都是康有为无法相比的。

廖平把康、黄二人让进书房。落座后，康有为说：

“廖先生，去年我就从朋友那里读到了大作《今古学考》。先生主张平分今古，但我在先生书中也看出了重今轻古的倾向。”

廖平大为惊奇，拱手赞赏：“康先生好眼力！”

康、廖二人谈论的今、古，是指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和古文经学之争，有极深的历史渊源。

时间倒退至公元前 213 年。这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摆设酒宴，大会群臣。博士仆射周青臣等人大拍马屁，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无人能比得上陛下的威德。”秦始皇听了，心里美滋滋的。

有一个书呆子型的儒生博士淳于越，偏偏不识相，上前对秦始皇说：“现在陛下虽然拥有天下，但如果办事不借鉴古圣先王的经验教训，要想维持长久，我没有听说过！周青臣这些人当面阿谀奉承，使陛下加重过失，他们不是忠臣。”

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秦始皇沉吟半晌，挥挥手：“此议交由丞相处置。”

丞相李斯，是法家的代表，法家一向跟儒家是唱反调的。结果可想而知。李斯上书说：“如今那些儒生以效法古代为名，来非议当世，搞乱百姓的思想。我请求把《诗》、《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都焚烧销毁。若再有人聚会讲论《诗》、《书》，就当众处死；用古事来非议当今的人，要诛灭全族！”

这是法家一贯主张的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秦始皇靠的是法家而吞并六国，统一天下，自然批准了李斯的焚书建议。这是一场让历代读书人痛心不已的文化浩劫！多少智慧的结晶和思想的宝库永远消失在冲天而起的熊熊烈火中！

专制恐怖的焚书令下，多数人害怕罹祸遭殃，将所藏《诗》、《书》典籍，尽数交出焚毁。也有一些勇敢的读书人，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将书简用各种方式藏匿，或者抱着简册逃跑。秦博士伏生，抱着书简逃回老家济南，把它们藏进墙壁中。不久，秦朝灭亡，汉朝建立。汉文帝时，想找一个专门研究《尚书》的人，几乎找遍了全国都找不到。后来听说济南伏生专治《尚书》，只是伏生此时已年过 90，不能应征来京师。于是，只好派人到他家去学习。派去的人叫晁错。伏生其时老得说话含糊难晓，于是就让他的女儿当翻译教晁错。晁错终于把学习抄录下来的 28 篇《尚书》交给朝廷，入藏秘府。晁错是用汉代的通行文字抄录《尚书》的，所以叫“今文《尚书》”。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五种典籍《诗》、《书》、《礼》、《易》、《春秋》成了国家的五经，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称今文经。武帝建元年间，立今文经五经博士。宣帝以后，五经渐渐分立了 14 家博士。博士的地位很高，博士弟子可以免服徭役，成绩优秀者可以出仕为官，这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自然是极大的诱惑。

在整个西汉时期，博士立的都是今文经。但在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势力抬头了。

古文经的来历，得从西汉的一位王爷说起。

西汉景帝末年的一天，鲁恭王刘余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昨夜夜饮达旦，现在头脑还是昏昏沉沉的。用完早餐，刚准备去看看隔壁的孔宅拆除工程进行得怎样，管家匆匆赶来禀报：“王爷，孔宅墙壁里发现大量竹简，上面有稀奇古怪的文字，我们一个也不认识，请王爷去看看。”

“你……你……你……你们不……不……不认……认识，我……我……我哪……哪……认……认……认识？”

刘余患有严重的口吃症，说话结巴得让人急得心脏病要发作。他不但口吃，而且是一个不学无术，专好宫室园囿、声色犬马的人。这不，为了扩建他的宫殿，他居然命人把邻近的孔子旧宅给拆了。不过，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次拆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出土文献，这批出土文献又拉开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今、古文经学斗争的序幕。

刘余来到工地现场，听匠人说，拆孔子宅墙时，忽然听见钟磬琴瑟的乐声，接着就在墙壁夹缝里发现了这些竹简。刘余拿起一片竹简，上面写满奇形怪状的文字，他当然是一个也不认识。不过，他也感觉到事关重大，于是，命人把竹简全部封存，好生保管，并派人向朝廷汇报。

不久，朝廷派来使者，也不认识上面的字，但知道是用战国时六国文字书写的竹简，这种文字后世称为蝌蚪文。朝廷使者把这批竹简全部运走，放在秘府中保存，外人不得见。

这时，由于朝廷鼓励民间献书，特别是刘余的同父异母兄弟河间献王刘德，才高学广，酷爱搜求古书，因此，很多用六国文字书写的经书文本又重现于世。一些能读懂六国古文字的学者也开始研究这些古文经。但古文经在西汉一直没有取得官方的学术地位。

到了西汉末年，大学问家刘歆校阅皇家藏书，读了今文、古文不同的文本后，认为古文经价值更高，他建议将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逸礼》立于学官，但却遭到今文经学博士们的激烈反对。你想想，汉代的博士有那么大的特权，一向是今文经五经博士垄断这种特权，现在刘歆提出要立古文经博士，这不明摆着要抢人金饭碗吗？能不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吗？

后来，刘歆倚仗王莽的政治势力，在汉平帝时，终于将上述四部古文经立为博士，又在王莽的新王朝中复立《周礼》博士。到东汉后期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成为“显学”。此后，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以各种形式时明时暗地进行着。到了清代，古文经学复兴，乾、嘉时期进入全盛。大体上说，古文经学偏重于文献学的研究，比



廖平

清末今文经学家、思想家。原名登廷，字旭陵，后改名平，字季平，晚年号六译。四川井研县人。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卒于1932年。青年时就学于成都尊经书院，师事湘潭王闿运。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以后从事教学，曾历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华西大学、成都高等师范等校教授。廖平治《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功力很深。

较实事求是，符合经典原意；而今文经学则注重阐发经典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强调为政治服务，不拘泥于经典章句的本意。

廖平一生精研经学，几年前他写作《今古学考》，一般人都只看到此书中平分今古的学术态度，康有为却看出有重今轻古的学术倾向，这让廖平相当惊讶。

廖平一时高兴，拿出两本手稿给康有为和黄季度看。廖平说：“我现在又有新的想法。这两篇稿子还没有定稿，先给你们看看吧。”

康有为接过两本手稿，一本题为《辟刘篇》，一本题为《知圣篇》。当时没来得及细读。辞别廖平，回到暂住的安徽会馆，把两本手稿细细读了一遍，核心观点有二：一是认为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伪经，这等于是说历代朝野尊奉的古文经典都是假的；二是认为“素王”孔子托古改制，因为孔子有德无位，改制立法不能见之于当时的实事，于是把改制的思想以“微言大义”的方式通过《六经》传给后世帝王，为万世立法。

一开始，康有为对廖平的观点颇不以为然，并给廖平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过了些日子，廖平回访康有为，向他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康有为大为叹服。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多年来苦苦思索的问题好像一下子豁然开朗。自从两年前他会试和上书都失败后，就立志揭发古文经学之伪，发誓要借孔子之名来达到变法改革的目的。只不过，康有为苦苦思索仅仅得到一个大概的想法，现在见廖平讲得这么明确，康有为就像被人在血管中点了一把火，全身的血液被烧得沸腾。

当晚，康有为彻夜无眠，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时不时捏紧双拳往空中挥舞，形如疯癫。他心中已酝酿出一个庞大的计划。他仿佛找到了一个支点，他要利用这个支点，撬动整个中国。

过了一段时间，廖平去了北京，黄季度因病不能相见，

康有为经济上也发生了困难。志向再远大，眼下首先得解决吃饭问题。想来想去，唯有收徒教馆，赚些钱解决生活困难再说。可是，时下教馆的，一般都是进士、翰林，至少也得是个举人。自己只是个监生，监生教馆，在广州可是新鲜事儿，弄不好还会遭人耻笑。但是，康有为为毕竟是康有为，他的狂劲一上来，不管不顾，就贴出广告，要坐馆收徒。

广告贴出半个多月，却不见一个学生光顾。而此时有一个叫石星巢的人，也在广州教馆，比较红火，学生在百人以上。康有为的狂劲又上来了，写了一封信给石星巢，要求分些学生给他。石星巢接信后哑然失笑，世界上还有这么霸气的人！于是，不失风度地回了一信，说：“在下门生尚嫌不足，哪有余数分给他人？”康有为心里气得不行，但也不便发作。

过了几天，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石星巢因有急事外出，一时找不到代课的老师，事急之下，就想到了康有为。于是，请康有为代其出堂讲书。康有为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课堂上口若悬河，旁征博引，独出新解，把学生们听得惊骇不已。有一名叫陈千秋的学生，率先改换门庭，拜康有为为师。陈千秋这么一带头，接着又有十多名学生投到康有为门下。

这年8月的一天，陈千秋又带了一个年轻人来见康有为。这个年轻人外貌很有特色，个子矮小，但脑部特大，双目如电。陈千秋介绍说：“这是我的同学梁启超。”

梁启超，这个名字康有为知道。梁启超是学海堂著名的高才生，年少时即有神童之誉。10岁那年，跟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门见院子里有一株蓓蕾初绽的杏树，便偷偷折下一枝，藏在宽阔的袖筒里。这一切，都被父亲和朋友看见了。筵席上，父亲对梁启超说：“吃饭前，我先出一副对联，如能对好，方可入座，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小启超不知用意，满口答应。父亲吟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这时才恍然大悟，知道父亲是用对联暗示自己，并略带责备之意。他想都没想，随口对出下联：“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得极其工整典雅，又老实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立即博得满堂喝彩。这样一位神童，才思早秀，远胜同龄人。自小读书撰文、吟诗作对好像就是他得心应手的游戏。有一次，有人出个“咸鱼”的题目要他吟诗，他脱口而出：“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用典贴切，韵致盎然。写八股文，他也不在话下。老师出题：“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就写出优美警句：“或大仇未报，凄凉吹吴市之箫；或时运未来，匍匐出细人之胯。”在科举道路上，梁启超走得很顺，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少年得名，让天下士子羡慕得眼红。

今天，18岁的梁举人，在同学的引荐下，要来拜33岁的康监生为师，这在当时，

也是引起轰动的新闻。举人比监生在“学历”上要高一等，梁启超又是一帆风顺的少年举人，康有为则是屡试不中的老监生。如果梁启超是寻常的人，肯定会目空一切，哪会把这个倒霉的老监生放在眼里？但梁启超毕竟不是寻常人，不以名位论英雄。

梁启超是听了陈千秋神乎其神的介绍，才来拜见康有为的。

陈千秋对梁启超说：“南海康先生，他的学问是你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梁启超开始还有点将信将疑，见面后，和康有为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冷汗直流，不知所措，只觉得自己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他后来对人说，康老师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

梁启超惊惧不已，彻夜难眠。第二天，退出学海堂，正式拜康有为为师。他自己



说，平生知道世间有学问，是从此时开始的。这就是说，考试归考试，学问归学问，考得好并不说明有学问，考得不好也并不表明没学问。真学问是不能用考试和“学历”来衡量的。

从此，梁启超和陈千秋等学子心悦诚服地跟着康有为学习。康有为在梁启超和陈千秋协助下创办的万木草堂，名气越来越大，学生人数也从二十几人增加到百人以上。康有为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在当时是极其新颖灵活的。他通常在每次讲课前，先把讲题通知学生，届时击鼓三通，聚会开讲。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子、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历代政治都讲。每讲一课，论一事，都要溯其沿革，究其得失，并引欧、美事例来比较印证。讲到精彩处，激情飞扬，听者动容。不仅如此，康有为还教学生唱歌跳舞，领着学生上体育课，这在当时被看做是了不得的新鲜事物。

一天晚上，康有为把梁启超和陈千秋叫到书房，对他们说：“我以前在家乡读书时，把《史记》和《汉书》对读，发现《汉书》大讲古文经之事，与《史记》不同，心里就惊疑。最近以来，我怀疑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

— 8 —

说到这里，康有为故意停顿一下，看看两位弟子的脸，发现他们嘴张得老大，眼睛鼓得像铜铃，知道是被最后那句话惊的。

康有为喝了口茶，清清嗓子，接着说：“所以，我想写一本书，题目就叫《新学伪经考》，专门揭露刘歆篡改伪造古文经的事实，还今文经以应有的地位！”

梁启超和陈千秋从惊疑中醒过神来，知道老师是认真要做这事的。康有为跟他们详细说明了主要观点，并引古书以为证，梁、陈二人开始信服。从第二天起，康有为白天讲学，晚上就带领梁启超和陈千秋等人撰著《新学伪经考》。不到一年的功夫，书稿写成了。康有为立即刻印，此书一面世，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士子学人争相购阅，连朝廷的王公巨卿、封疆大吏也都受到震动。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他出身名门，又中了状元，而且是两朝君王的老师，地位非凡。翁老师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记日记，一生写日记数百万字。他有一天在日记中记下他读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时的感觉：“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

翁同龢这位高高在上的朝廷大员，读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后“惊诧不已”，足以说明此书的冲击力是非同一般的。梁启超后来把此书比喻为“大飓风”，的确，这场“大飓风”掀起冲天海浪，狮吼雷鸣般地从南方海滨卷向北方中原大地，整个中国将受到震撼。

就在翁同龢读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次年，康有为再次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慈禧太后60岁生日，朝廷特开恩科，康有为带着弟子梁启超，师徒二人进京参加会试。这也算是一桩新鲜事了，37岁的老师和22岁的学生一起进京去考进士，还不知谁中谁不中呢。

康有为的霉运似乎还没有走完。这次进京，有一天下车时突然把脚扭伤了，疼得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梁启超把老师扶回三条胡同的寓所，康有为脸色铁青，神情沮丧。他是个非常迷信的人，心里禁忌多，认为考前伤足，是恶兆，立即决定南归。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扭伤脚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一场性命攸关的大险情，在他离开京师后不久，就像夏日里的骤雨，猛然向他袭来。



光绪帝

第二回

康有为桂林论董学 梁启超京师识异人

康有为离开京师后两个月，给事中余联沅就向朝廷上了一封暗藏杀机的奏折，大意为：康有为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著《新学伪经考》，以六经皆刘歆所伪撰。似此荒谬绝伦，诚圣贤之蠹贼，古今之巨蠹。昔太公戮华士，孔子诛少正卯，皆以其言伪而辩，行僻而坚。今康有为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较之华士，少正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余联沅举出古代姜太公杀华士，孔子诛少正卯的例子，并说康有为的言行已大大超过了华士和少正卯，用心非常险恶，就是想要朝廷降旨杀死康有为。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声中外，誉称“中国大儒”。

余联沅的奏折递上去后，立即就得到手握实权的慈禧太后的赞同，清廷发出上谕，命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这个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

事情发生时，康有为已回到广州，浑然不知。梁启超客居京师，较早得到消息，一面电告康有为，一面在京师奔走营救。梁启超首先争取到一批同情维新变法的京官沈曾植、文廷式等人的帮助，请他们联名发电给当时的广东提学使徐琪，向李瀚章疏通。同时又找到当时的名流张謇，求他向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说情。这一批京官的面子，李瀚章不得不买，但朝廷的诏令也要敷衍，于是，李瀚章派精通经学的李滋然办理。李滋然把《新学伪经考》通读一遍，替康有为开脱道：“其立论虽主诋汉儒，其大旨尤为尊孔子。”当时只有诋毁孔子、程、朱的书才会遭禁，而自汉代以来的今文和古文

经学,历来排击聚讼,在清代也司空见惯。李滋然证明康有为的著作只是攻击汉儒古文经,大旨却是尊孔子,这就没有政治路线问题了。

李瀚章得到回禀后,向朝廷回奏:“查明《新学伪经考》乃辨刘歆之增窜圣经,以尊孔子,并非离经。既经奏参,即伤其自行抽毁。”

李瀚章的奏章也怪得很,既然查明《新学伪经考》是尊孔子的,没有离经叛道处,何以又要令作者自行毁版?这当然是自相矛盾。不过,这种自相矛盾正是当时地方大员应付京师御史们的手段,意在折中调和各方关系,使大家都有面子。

康有为有惊无险,没有受到政治迫害,但在广州却是没法待了。官方虽然没把他怎么样,但广州城里的卫道士们却群起而攻之,诽谤谩骂的言论像洪水一样涌来,他感到有点顶不住了。恰在此时,有一个叫龙泽厚的桂林人,由四川知县任上卸职回桂林,路过广州,敬佩康有为的胆识和思想,在万木草堂拜师受业。见老师处境艰难,就请老师到桂林一游,一方面暂时躲一躲,另一方面也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去游览讲学。这个建议正合康有为的心意。

临行前,康有为把两个女儿同薇和同璧叫到书房来,对她们说:“我要去桂林讲学,你们在家要好好修习外文,平时少出门,多帮妈干活。”同薇和同璧频频点头应允。

康有为19岁时即在长辈包办下与外舅张玉樵的女儿张云珠结婚,张云珠比康有为大3岁,生有四女一男共五个儿女,但只有长女同薇和次女同璧活了下来,三女、四女以及最小的儿子都于出生后不久即夭折。因此,康有为把两个女儿视为掌上明珠,不仅对她们呵护有加,而且让她们接受最新式的教育。如今,同薇已经16岁,站在那里,像一朵出水的芙蓉;同璧今年11岁,扎着两根长辫子,活泼可爱。当时的习俗,女孩子都要缠足,但同薇、同璧两姐妹却都没缠足,这得感谢思想开放的父亲。康同薇5岁那年,本要开始缠足了,但康有为却坚决反对给女儿缠足。为了让女儿免去缠足之苦,他不惜与长辈翻脸,受邻居白眼。不仅如此,他还创办不缠足会,号召开明之士把女孩子们从缠足陋习中解放出来。



康有为故居,位于佛山南海区丹灶镇银河乡苏村。